太平御覽/03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三百四十五．兵部七十六

► 兵部七十七

刀上

《釋名》曰：刀，到也。以斬伐到其所，乃擊之也。其末曰鋒，言若鋒刺之毒利也。其本曰環，形似環也。其室曰削，削，峭也。其形峭殼，裹刀體也。室口之飾曰　奉，捧，捧也。捧來口也。下末之飾曰　畢，　畢，卑也；在下之言也。短刀曰拍髀，帶時拍體旁也。

又曰：露拍，言露見也。佩刀，在佩旁之刀也。或曰容刀爲刀形，而幾刃，備容儀而已。剪刀，剪進前也。書刀，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。封刀、鉸刀，皆隨時名之也。

《說文》曰：刀，兵也。象形也。Φ刂〈五各切。〉刀，劍刃也。削髀也。欹劂，曲刀也。〈鞞，布頂切。剞，居綺切。劂，居衛切。〉

《字林》曰：　奉，佩刀下飾也。天子以玉，諸侯以金。〈　畢〉，佩刀飾也。

《太公兵法》曰：刀之神名曰脫光。

《尚書》曰：赤刀，大訓、弘璧、琬琰，在西序。〈孔安國注曰：寶刀、赤刀，削也。大訓、虞書也。〉

《詩》曰：執其鸞刀。

又曰：何以舟之？維玉及瑤，鞞　奉容刀。〈舟，帶也。〉

《禮記》曰：割刀之用，鸞刀之貴，貴其義也。

《左傳》曰：子皮欲使尹何爲宰，子産曰：「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。」

《　梁》曰：孟勞，魯之寶刀也。

《論語》曰：孔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：「割鷄焉用牛刀。」

《春秋繁露》曰：禮之所爲興也。刀之在右，白虎之象也。

《春秋演孔圖》曰：八政不中，則天雨刀。

《史記》曰：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，使之　，〈子削切。〉非其任，强灌之。人怒，拔刀刺殺解姊子，亡去。

《漢書》曰：昭帝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。立政等至，單于置酒賜漢使者，李陵、衛律皆侍坐。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，即目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。陰諭之言可歸漢也。

又曰：龔遂爲渤海太守，民有帶持刀劍者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。可爲帶牛而佩犢者也。

又曰：蓋寬饒奏事，上以爲怨謗，下吏。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，衆莫不憐之。

又曰：李廣利爲貳師將軍，征大宛。軍中無水，拔佩刀刺山，飛泉涌出。

又曰：王尊爲東平王相，王曰：「願觀相國佩刀。」尊前引刀視王。

《後漢書》班固與弟超書曰：竇侍中遣仲升楚騰陵錯橫刀　歲{白十}〈音皂。〉削一枚，

金錯半垂刀一枚。

又曰：河南尹朱雋爲董卓陳軍事，卓折雋曰：「我百戰百勝，決之于心，卿勿妄說，且污我刀。」

《續漢書·輿服志》曰：佩刀乘輿，黃金通身，雕錯半蛟，魚鱗金染，錯雌黃，室五色。諸侯黃金錯環，狹半杖墨室。公卿百官皆淳墨不半枚。小黃郎雌黃室。中黃門郎朱室。童子皆虎爪文。虎賁黃室虎文。其將白虎文。皆以白珠蛟爲標口之飾，乘輿加翡翠山紆纓其側。

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丹陽方儲爲郎中。章帝使文郎居左，武郎居右，儲正住中曰：「臣文武兼備，在所用施。」上嘉其才，以繁亂絲付儲使理之。儲拔佩刀三斷之。對曰：「反經任勢，臨事宜然。」

又曰：應奉得賜金錯把刀。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朱輝字文季，年十三，與舅母家屬入宛城。道遇賊，欲奪婦女衣。輝拔刀曰：「錢物可得，諸母衣不可奪。今日朱輝死也。」賊義之，笑曰：「童子內刀。」遂放遣。

又曰：賜鄧遵金對鮮卑緄帶一具，金錯刀五十，辟把刀、墨再屈環橫刀、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。

又曰：祭遵襲略陽，遣護軍王忠皆持鹵刀斧伐樹開道，至略陽，襲隗囂。

又曰：班超曰：「臣乘聖威神，出萬死之志，冀立鉛刀一割之用。」

又曰：馬嚴爲陳留太守。建初中，嚴病，遣功曹吏李龔奉章詣闕。上親召見龔，問疾病形狀，以黃金十斤，佩刀、書刀、革帶付龔賜嚴，遣太醫送方藥。

又曰：張步攻耿　營，飛矢中　股，以佩刀截之，左右無知者。

《獻帝春秋》曰：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，欲身自殺之，挾佩刀詣卓。孚語畢辟

出，卓至閣執手，孚因引刀刺卓。卓多力，却不中。即殺孚。

《英雄記》曰：董卓謂袁紹曰：「劉氏種不足復遺。」紹勃然曰：「天下健者豈惟董公？」橫刀長揖徑出，懸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。

《漢魏春秋》曰：劉琮乞降，不敢告備，備亦不知。久而覺之，遣所親問琮。琮令宋忠詣備宣白。是時曹公在宛，備乃驚駭，謂忠曰：「卿諸人作事如此，不早相語，今禍至告我，不亦大劇乎！」引刀向忠曰：「今斷卿頭，誠不足以解忿，亦耻大丈夫，臨別復殺卿輩也。」

《魏志》曰：王祥事後母至孝。後母嫉之，伺祥臥以刀斫之，值祥出外，持刀斫著被。祥知，不言如故。

又曰：許褚從討袁紹于官渡時，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，以褚常侍左右，憚之不敢發。伺褚休下日，他等懷刀入。褚至下舍，心動即還侍。他等不知，入帳見褚，大驚愕。他色變，褚覺之，即擊殺他等。太祖益親信之，出入同行，不離左右。

又曰：典韋，陳留人。形貌魁梧，膂力過人，好節俠。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仇，韋爲報之。禮故富春長，備怨甚謹。韋乘車載鷄酒僞爲候者，門開，懷匕首入殺禮，幷殺其妻。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。禮居近市，一市盡駭。追者數百，莫敢近之。

魏武帝令曰：往歲作百辟刀五枚，適成，先以一與五官將。其餘四，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文學，將以次與之。

《吳志》曰：孫堅至錢塘，會海賊掠賈人。堅行操刀上岸，以手東西指麾，若分部人兵以邏遮收賊。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，即委財物散走。

又曰：孫權以公孫淵稱蕃，遣張彌、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。張昭諫切，權不能堪，按刀而怒曰：「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，出宮則拜君。孤之敬君，亦爲至矣。而數于衆折孤，孤常恐失計。」昭熟視權曰：「臣雖知言不見用，而每竭愚忠者，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于床下，遺詔顧命之言故耳。」因泣涕橫流。權擲刀置地，與昭對泣。

《吳書》曰：淩統怨甘寧殺其父操。寧常備，統不得仇之。嘗于呂蒙舍，會酒酣，統乃

以刀舞。寧起曰：「寧能雙戟舞」。蒙曰：「寧雖能，未若蒙之巧也。」因操刀持盾以身分之。後權知統意，因令寧將兵徙屯。

《江表傳》曰：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：「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曹操者，與此案同。」

《蜀志》曰：初，孫權以妹妻先主。妹才捷剛猛，有諸兄風。侍婢百餘人，皆親執刀侍立。先主每入，心常懍懍。

王隱《晉書》曰：衛瓘監軍。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，坐則同床，行則同輿。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，瓘言不可。會自削弃，反問瓘何許聞消息，相疑益露。瓘厠上見烈，故給使令出語三軍。會逼瓘不得議定。經宿不眠，各橫刀膝上。

陸機《晉書》曰：王濬之在巴郡也，夢懸四刀于其上，甚惡之。濬主簿李毅拜賀曰：「夫三刀爲州，而見四刀爲益，一也。明府其臨益州乎？」後果爲益州。

《晉中興書》曰：初，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。工相之，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，虔謂別駕王祥曰：「苟非其人，刀或爲害，卿有公輔之量，故以相與。」祥始辭之，固强乃受。祥爲司空，祥死之日，以刀授弟覽曰：「吾兒皆凡，汝後必興，足稱此刀，故以相與。」覽後奕世賢興于江東。

又曰：孫恩者亦名靈秀，琅琊人。孫秀族也。世奉事北斗之道。恩叔泰，字敬遠，師事錢塘杜子恭弟子。子恭有秘術，嘗就人借瓜刀，其主求之，子恭曰：「當送相還。」刀主行至嘉興，有魚躍入船中，破魚得瓜刀。其爲神效往往如此。

又曰：郭翻，武昌人，墜刀于水，路人爲取。翻仍以與之。路人不取，至于三四，固辭。翻曰：「爾尚不取，我豈能復得？」路人曰：「我若取此，將爲天地鬼神之所責矣！」翻知其終不受，復沉刀于水。路人悵然，乃復驚沒爲取之。翻于是不逆其意，十倍刀價與之。其廉不受惠，皆此類矣。

《晉書》曰：元帝以劉琨爲侍中太尉，其餘如故，幷贈名刀。琨答曰：「謹當躬自執佩，馘截二虜。」

又《載記》曰：慕容翰北投宇文歸，旣而逃還，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。翰遙謂追者曰：

「吾旣思戀而歸，理無反面。吾之弓矢，汝曹足知，無爲相逼自取死也。汝可百步竪刀，吾射中者，汝便宜反，不者可來前也。」歸騎解刀竪之，翰一發便中刀環，追騎乃散。

又曰：赫連勃勃以叱幹阿利領將作大匠，發嶺北夷夏十萬人，于朔方之北、黑水之南營起都城。勃勃自言：「朕方統一天下，君臨萬邦，可以統萬爲名。」阿利性尤工巧，然殘忍刻暴，乃蒸土築城。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幷築之，勃勃以爲忠，故委營繕之任。又造五兵之器，精銳尤甚。旣成呈之，工匠必有死者。射甲不入，即斬弓人；如其入也，便斬鎧匠。又造百煉剛刀，爲龍雀大環，號曰「大夏龍雀」，銘其背曰：「古之利器，吳楚湛盧。大夏龍雀，名冠神都。可以懷遠，可以柔逋。如風靡草，威服九區。」世甚珍之。復鑄銅爲大鼓，飛廉，翁仲、銅駝、龍獸之屬，皆以黃金飾之，列于宮殿之前。凡殺工匠數千，以是器物莫不精麗。

蕭子顯《齊書》曰：世祖武皇帝諱頤，字宣遠。不豫，徙禦延昌殿。乘輿始登階，而殿屋鳴咤。上惡之，詔曰：「我識滅之後，身上著畫天衣，純烏犀導。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，隨我入梓宮。」

《北齊書》曰：綦毋懷文造宿鐵刀，其法：燒生鐵精以重柔鍱，數宿則成鋼。以柔鐵爲刀脊，浴以五性之溺，淬以五特之脂，斬甲三十札。今襄國冶家所鑄宿鐵柔鍱，是其遺法也。作刀猶甚快利，但不能截三十札耳。

《梁書》曰：席闡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扃，梁武帝之將起兵，闡文勸穎曹同焉，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，幷獻銀裝刀。帝報以金如意。

《梁書》曰：韓子高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本微賤。侯景之亂，寓都下。景平，陳文帝出守吳興，子高年十六，爲總角，容貌美麗，狀似婦人，于淮渚附部伍寄載還鄉里。文帝見而問曰：「能事我乎？子高許諾。子高本名蠻子，帝改名子。性恭謹，恒執備身刀。

《唐書》曰：李嗣業，京兆高陵人也。身長七尺，壯勇絕倫。天寶初，隨募至安西，頻經戰鬥。于時諸軍初用陌刀，業善用之，每爲隊頭，所向必陷。

又曰：王及善，初除右千牛衛將軍。高宗曰：「朕以卿忠謹，故與卿三品要職。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，卿佩大橫刀在朕側，知此官貴否？」

《河圖》曰：怪目、勇敢、重瞳，天雨刀，楚之邦。〈宋均注曰：項羽。〉

《遁甲開山圖》曰：神芝五色，生于名山之陰，五色雲氣覆之。其味甘苦，以銅刀收之。

又曰：霍山有玉石，芝生大石上。萬人牽，終不拔，以竹刀割之即斷。

太公《六韜》曰：大櫓刀重一斤，長四尺，三百枚。

傅咸《奏事》曰：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，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。

《博物志》曰：《周書》云：「西域獻火浣布，昆吾氏獻切玉刀。」浣布　，燒之則潔。切玉刀，切玉如泥。〈一云：切玉如　葛蜜。〉布，漢魏世有獻者，刀則未聞。

崔豹《輿服注》曰：吳大皇帝有寶刀三，一曰百煉，二曰青犢，三曰漏影。

《拾遺記》曰：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，朔曰：「此刀，黃帝時采首陽之金鑄爲此刀。雄者已飛，雌者獨在。」〈一出洞冥記。〉

《林邑記》曰：林邑王範文，先是夷奴。初，牧牛洞中，得鯉魚。私將還，欲食之。其主撿求，文恐。因曰：「將礪石還，非魚也。」主往看，果是石。文知异，看石有鐵，鑄石爲兩刀，咒曰：「魚爲刀，若斫石入者，文當爲此國王。」斫石即入，人情漸附之。

裴淵《廣州記》曰：石林竹勁利，削爲刀，切象皮如纖茅。

楊泉《物理論》曰：古有阮師之刀，天下之所寶貴也。阮之作刀，受法于金精之靈。七月庚辛，見金神于冶監之門，其人光澤煒耀。向而再拜。神執其手曰：「子可教也。」阮致之閑宴設饌而問焉。神教以水火之齊，五精之陶，用陰陽之候，取剛軟之和。行其術三年，作刀千七百七十口，而喪其明。其刀平背、狹刃、方口、洪首，截輕微絕絲之系，斫堅剛無變動之异。世不惜百金精求，不可得也。其次有蘇家刀，雖不及阮家，亦一時之利器也。次有陽紀，趙、青間皆不能繼。

虞喜《志林》曰：古人鑄刀，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，以協其數也。

魏武帝《內戒令》曰：百煉利器，以辟不祥、攝服奸宄者也。

《搜神記》曰：宮亭湖孤石廟，有估客下都經其下，見二女子，云：「可爲買兩量絲履，自厚相報。」估客至都，市好絲履幷箱盛之，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。既還，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，忘取刀。湖中正汎，忽有鯉魚跳入船中，破魚得刀。

祖台之《志怪》曰：廷尉徐元禮嫁女，從祖與外兄孔正陽共詣徐家。道中有土墻，見一小兒裸身，正赤手持刀，長五六寸，坐墻上，磨甚駃，獨語。因跳車上曲蘭中坐，反覆視刀，輒舐之，至徐家門前桑樹下，又跳下坐灰中，復更磨刀。日晡，新婦就車中，見小兒持刀入室便刺新婦。新婦應刀而倒。扶還，解衣視小腹紫色如酒盤大，有頃便亡。鬼子出門舞，刀上有血，塗桑樹，火燃，斯須燒盡。

《神异經》曰：南荒之中有如之何樹，三百年作華，九百歲作實。實有核，形如棗。子長五尺，金刀割之則飴，木刀割之則辛，食之得地仙。

《列仙傳》曰：丁次卿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漢順帝賣刀遼東市時，人名之丁氏次卿，有寶刀。

《神仙傳》曰：蜀人李阿，傳世不老。有古强者隨阿入青城山，恐有虎狼，取父大刀。阿見而怒，取强刀以擊石，刀折敗。强竊憂刀敗，阿復取刀，左右擊地，刀復如故，還强也。

《列异傳》曰：有神王方平降陳節方家，以刀一口長五尺，一長五尺三寸，名泰山環。語節方曰：「此刀不能爲餘益，然獨臥可使無鬼入，軍不傷。勿以入厠溷，且不宜久服。三年後求者，急與。」果有載車以錢百萬請刀。

《錄异傳》曰：有王更生者，爲漢中太守。郡界有袁氏廟，靈響，更生過廟祭，去而遺其刀。而遣小吏李高還取刀。高見刀在廟床上，高進取去，仰見座上有一君著大冠袍衣，頭鬢半白，謂高曰：「可取還，勿道見我，後吾當祐汝。」高還如言不道。後高仕爲郡守，當復遷爲郡。高時年已六十餘，祖高者百餘人，高乃道昔爲更生小吏，見遣至廟所取遺刀，見廟神，使吾莫道，至今不敢道，然心常以欺君爲慚。」言畢，此刀立刺高心下，須臾死。

《廬江七賢傳》曰：漢武帝出淮陽，到舒州不覽城。問曰：「此鄉名何？」陳翼對曰：「鄉名不覽。」上曰：「萬乘主所問不祥耶？」欲舉燔之。翼曰：「臣言不欺，佩刀當生毛；欺，則無毛也。」視之，刀有毛長寸，乃不燔。

《列士傳》曰：專諸持一剛刀，置魚腹中，以刺王僚。

《列女傳》曰：龐娥親者，酒泉龐子夏妻，趙君安女。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，三子遭疫而死，壽大喜。娥親聞曰：「李壽，汝莫喜。焉知娥親不手刃汝耶？」乃陰市刀，志在殺壽。後于都亭奮刀斫壽，刀折，拔壽佩刀斷壽頭。詣獄求死，詔赦之。

吳時《外國傳》曰：扶南諸王殺其國人，以刀斫刺，往往有不入者。以汗露塗刀刃斫之，乃入。國人名之曰蟬也。

《蒲元傳》曰：君性多奇思，得之天然。象類之事出若神，不嚐見鍛功，忽于斜穀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。鎔金造器，特异常法。刀成白言：「漢水鈍弱不任淬，用蜀江爽烈，是謂大金之元精，天分其野。」乃命人于成都取之。有一人前至，君以淬，刀言：「雜涪水不可用」。取水者猶悍言不雜。君以刀畫水云：「雜八升，何故言不？」取水者方叩頭首伏云：「實于涪津渡負倒覆水，懼怖，遂以涪水八升益之。」于是咸共驚服，稱爲神妙。刀成，以竹筒密內鐵珠滿其中，舉刀斷之，應手零落若　生芻，故稱絕當世，因曰神刀。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。

《費禕別傳》曰：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。禕答曰：「臣不才，何以堪明命。然刀所以討不庭，禁玄亂也，但願大王勉建功業，同獎漢室。臣雖暗弱，不負來顧。」

《桂陽先賢畫贊》曰：成武丁以疾而終，殮畢。其友從臨武縣來至郡，道與武丁相逢。友曰：「子欲何之？而不將人。」答曰：「今吾南游，爲過報小兒，善護大刀。」到其門，見其妻哭泣，問之，答曰：「夫沒。」友大驚，曰：「吾適與相逢。」乃發棺視，了無所見。遂除縗絰，而心喪之。咸以武丁得神仙。